

# 左顾右盼必有故事发生

□文 羽

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长篇小说的时代,长度开始成为侵蚀和衡量文学的一切,相当长的时段,相当众多的人物,以及相当复杂的故事,是一部作品变得引人注目的要素。但从文学是与外部世界的对话这个意义上讲,其实一切并不是完全能够由长度来衡量的。故事与世界的联系,故事通往人心的秘密,永远掌握在睿智的写作者手里,这是什么也剥夺不了的。当然,能够剥夺这一切的,只有时间。时间是所有人的死敌,是所有事物势不两立的对立面——冰火不容、斩钉截铁,这份无以撼动的力量,主导着地球上的所有事物,使得任何故事表现出虚无的本真特征。

但故事所要求和透露出来的,远比所能想象的多。在这个充满着纷扰的繁杂世界里,可能永远超过了不可能,流动永远超过了常在,即使你不想阐释这个世界的简单与复杂,往往也不能不对任何事物抱有十足的好奇——只要你对世界有所留恋。因此,普玄说:“左顾右盼必有故事发生。”这是普玄在其小说《普通话陷阱》里的一句开头语,我倒认为是认识他小说的一个好入口。

这个“入口”透露出他与世界的关系,因为由他的作品,我们发现了一个充满好奇,有着很强记忆能力的心灵。这同样也是一个活跃、散漫和热情的观察者。他的视角总是与自己的人物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他无意于充当教师、向导,他不想发现的比生活教给自己的更多,他只须收集观察到、经历过的一切,只须把耳聪目明的自己的心境

袒露出来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热情的写作者,他快乐地生活在现实的物质的世界里,他摆脱不了物质对自己的羁绊,更摆脱不了热切观察对自己的洗礼。

记忆是普玄小说里的另一个秘密武器,他只要把笔触往记忆里一拐,马上就会出现一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奇异效果。往事如同拼盘里的新鲜的下酒菜,摆出花样翻新的款式,引诱着我们去品尝和咂摸。那里面有少年时的轻狂,力比多过剩的激情,更有韶光逝去的些许无奈。按说,普玄并非一个易于陷入伤感的怀旧者,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会漏掉自己所永志难忘的那些事物,细节与氛围,不会的,绝对不会。比如他在小说《培养》里说:“一个不时兴蜡烛的城市是一个现实的城市。没有真正的痛苦。而我们那个时代,有痛苦也有蜡烛,痛苦是坚硬的,能延伸到20年后,甚至30年、40年后。当然烛光也能照到20年后,甚至30年、40年后。”这一席话,对于那些从精神亢奋而物质匮乏的年代里过来的人来说,难道不是具有相当感染力的吗?

固然,如此的感染力绝非议式语言可以造就,而是要来自故事、气氛、人物命运,以及作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对普玄来说,世界是物质的具体的,也是精神的主观的,是影响人命运的一切一切的渊薮。我们看到,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写了当代人的无奈,写了他们的焦虑、挣扎与失算,写了机关算尽之后的失落,写了竹篮打水的空欢喜。他的出色中短篇作品中有一部名叫《普通话陷阱》,里面有一

位叫马小蝉的女性。她的漂亮,她的高贵气质,特别是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曾经成为文化贫乏、视野闭塞的时代里,小城青春期孩子们的一个标杆,也是普通人家孩子的人生航标。马小蝉由于普通话说得好而引起同龄人的追逐,但命运并没有向她绽开笑脸,她被一些讨厌得无以附加的人物所纠缠,一辈子都摆脱不了可怕的阴影,而她的同桌岳英则由于跟她学普通话而备受打压之不公。

由于岁月猝不及防的残酷,每个人都无法按照自己预先设计的道路走下去。还是这个马小蝉,她在左顾右盼中慢慢失去了青春的弹性、重量和鲜活,对于先是躲闪,后是追逐的爱情,她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即了:“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老鼠,缩在洞口打量外面的粮食,如同粮食一般的生活,但是这粮食却是别人的,四周布满了陷阱”。马小蝉也好,岳英也罢,生活的考验总是像巨兽一样蹲伏在前面,观望、影响和威胁着自己面前的过客。

但即使如此我们也无法避免自己对世界的左顾右盼,而且在左顾右盼中,累积着对世界的认识,续存着对生活的幻想,我们经常为现实的一切所主导,但我们绝非放弃精神生长,放弃思考能力的伸展,对外部世界,人类的适应、挑战和规避,总会成为书写的依托,因为正如普玄在其中篇小说《安扣儿安扣》里说的那样,“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咳嗽一样,是掩不住的”,每一种选择其实都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不管是躲避,还是迎接,终将迎来自己的必然结果。这也许就是普玄小说对我们的启示吧。

口何向阳

# 磨洗出更深的『白』

较早注意到李榕的创作,源于她的《深白》,其中一句这样写道,“……医院里原来用做病床床单的面料,叫深白,的确是越洗越白,越洗越亮。”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却有点题的深意。李榕还是少有的跨界写作的作家,她一手魔幻小说,一手纯文学,前者是为她取得极大声誉也开拓了极广阔市场的系列魔幻小说,其代表作是春风文艺出版社近年陆续推出的《塔罗牌的冒险游戏》系列,共8部,从2006年第一部《树妖的森林》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此后,有《圣杯与四骑士》《小阿卡那王国的十二天》,一直到《女王的宣战》《骑士的誓约》,到《七张牌的占卜》和《回到初始国度》,李榕的8部塔罗牌系列小说,是以源自欧洲的塔罗牌为创造元素而创作的小说。塔罗牌共78张,其中包括22张大阿卡那牌、40张小阿卡那牌和16张宫廷牌。因对这种游戏不甚熟悉,对小说设置的精巧结构不好妄评,但其中关于一个女孩成长的段落仍然让人心动,有时我也会恍惚于这个系列是否也可当作一个儿童文学的成长小说系列来读,虽然它披着的是一套幻想小说的外衣。后者,纯文学方面,李榕更是毫不含糊,近年,她连续发表多部中篇小说,代表作有2007年发在《飞天》上的《深白》,2012年发在《小说界》上的《水晶时间》,2013年发表于《上海文学》的《群》,当然还有许多,不在此一一列举,单是这几篇,多获《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选载,而《深白》一篇,还获得了《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的选载,并于2011年被改编成近40集的电视剧播出。从而成为其小说代表作中最突出的一篇。

《深白》讲述的故事本不复杂,高飞与沈心两位女大夫,都是事业有成,人中翘楚,但在爱情与婚姻上却极为相似,一是两人都不大擅长处理情感问题,在与丈夫的沟通上,在对婚姻的经营上,都是折戟而归,并不是不爱,而是医生的职业与职业的操劳,使她们都无法很好地完成对于家庭的责任;二是两个人爱着的是同一个人——同为大夫的欧阳锦程,他优秀的品性、精湛的医术,以及健硕的外形,儒雅的谈吐,不仅吸引了高飞使其成为他的妻子,而且吸引沈心,使他不仅是她的初恋,更一直是她暗恋的所在,以致影响到婚后在情感上无法自拔。而这一点,直到高飞因误会离婚之后才从与好友沈心的接触与猜度中获得破解,而这时的沈心已经得了乳腺癌,沈心与高飞委婉地坦白了心思,但也明确表示了自己感情的归属与退出,两位女友终是获得了心灵的至深的理解。小说的最后暗示了高飞与欧阳的复合,同时也潜在地写出了女友之间在理解基础上的谅解与友情。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深白》的叙事都是聪慧的,它不直接写医生的职业艰辛与责任重大,而是从女医生的情感问题与婚姻入手,反衬这一职业的压力,同时也由此塑造了高飞与沈心两位女医生的医德,她们的优秀不仅在于作为医生的职责在肩的牺牲精神,更在于她们在承受了诸多来自情感、生活等之后,仍能保持良好的状态,为病人医治并真正做到尽心尽职的高尚道德。

谌容《人到中年》之后,因陆文婷这个女医生形象的难以逾越,无疑造成了此后同题材文学书写与同类型文学形象塑造的困难,陆文婷的文学形象太强大了,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准备和心理准备,很少有作家迎难而上,塑造出一个与之不同,但文学上又能与之比肩的人物形象。李榕的高飞与沈心当然不同于她们的前辈陆文婷,李榕作为一个1972年出生的作家也当然有别于谌容,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定要创造出一个“陆文婷第二”,而是要塑造出一个不能代替的“这一个”。陆文婷之不可代替,在于她是那个时代女性知识分子的敬业与清贫、事业精进与人格高贵的代言;高飞与沈心从某些方面承继了这一品格,作为医务工作者,作为女性知识分子,她们完成着用她们学到的知识救人的使命,但与陆文婷一代不同的是,这代女性知识分子所遇到的个人情感困境似乎更多,这就致使她们这一代在面对和解决自我价值实现与婚姻家庭安稳的矛盾时更多了一些焦虑与困惑。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从高飞们的身上看到了时代的演变和现实的繁难。而李榕的写作仍是有超拔的气质的,她没有使人物陷入到琐碎的事务中去而分解掉人之为人的精神,而是以一己的笔力支撑着她的人物的行走,高飞与沈心,她们也没有变成在现实的双重困境中期艾人,而是与李榕一样,迎难而上,或者深究其里,她们的坚定、沉着与执著,教她们最终战胜了软弱、嫉妒和猜疑,教她们展翅高飞,本心而行。

“她永远不知道在那年迎新晚会上那个脸色苍白的少年朝她伸出手的时候要积聚多久的勇气。有些人即使无数次相遇最后的结果也只是错过。”这是《深白》小说临近结尾的一句,这种心绪与议论在李榕的写作中会不时显露痕迹,也可视作是女性写作的一种风格,但若要依此误解为女性小说的临空蹈虚,则不尽然。李榕的小说仍是“及物”的,只是在源于生活之上,有着她的由生活而发的感悟而已。小说的“及物”性,表现在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比如写高飞,“像是头顶着一锅沸水”,将一个查房诊治繁忙劳碌的主治医生写得生动鲜活;比如,写欧阳锦程,“顶着一头新品种玉米般的黄发”,又将一个业务认真却也不拒时尚的受人欢迎前程似锦的男医生刻画得入木三分。所以说,女性作家的写作在字里行间仍能看出其细腻的观察与传达的精当。与《深白》相似的是《水晶时间》,这个以珠宝店命名的小说题目,所传达的也是两个曾为同学的女性人到中年之后的婚姻不幸。计芳菲夫妻不和,并不是因为性格,而是因为丈夫的外遇,丈夫外遇的原因或许因为两人在情感上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一方有恩,而一方利用,一旦丈夫地位翻身,则最终造成情感天平的失衡,所以她走进水晶时间店聊寄失意,作为水晶时间店的店主方圆圈虽经营着一方面店,但也是一个失去丈夫失去爱情的人,虽然失去,她仍要苦苦撑着脸面,在老同学面前做出风光无限的样子。而这两位女同学的纠葛却在当年,两人同时爱着一位男生卷毛,那位男生爱计芳菲不爱你圈圈,却因方圆圈的硬性介入而造成一系列的误会,致使卷毛车祸而亡。小说在此透露出两位女性由相互敌意到相互怜惜的信息,这个心理转变的过程娓娓道来,充满暖意,而那些水晶只是传说中抵制爱情背叛的“信物”,只靠外力是无法解决心结的,所以,李榕的“救赎”仍是发自于心的善意与谅解,不能因为没有了爱情而失去生活的热情,小说最后,那两株兰草的复生是有深在的意味的,它是心绪的“及物”,同时也是优雅的象征。

“隔了段时间,枯死的兰草竟萌出些绿意,曾枯朽过的叶片颤颤巍巍,小心翼翼地舒展开,像是做了个噩梦的孩子,懵懂地觉醒。”当读到小说的最后一句时,我的心也安定而舒展开来,为了小说中女主人公对于生活愿景的最终找回。文学,终是给人以希望的。这种走出阴影重现光明的希望还存在于李榕的《群》中,《群》写了一个繁华城市的群像,有全职太太,有学生家长,有学校教师,有网络达人,有城市盗贼,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他们各有生活圈,也各为生计而奔忙,在城市的生存竞争中各怀心思,各展技能。李榕于此“浮世绘”式的书中,仍然不忘对于“深白”的坚持,她要祛除外象而深究其里,她要写出这个时代这个城市这个现代化发展中的人心最深的部分,那个被竞争的外象所部分雪藏封存的善良的人性与爱人的本能。所以小说最后她让盗贼王志于急驶来的卡车下伸出手臂去救人的一笔是有力的,那个瞬间,也是李榕的“救赎”的笔力所在。

当然,李榕作为一位青年作家,虽在文学之路上磨练多年,但其作品并不是全无弱点,我以,其小说本事的相似性,比如对于两位女性同时爱上一个人的书写多次出现,给人以类同之感,再比如她的小说还摆脱不了戏剧性的因素,比如“车祸”情节的一再出现,显示出作家在处理人物命运走向时的手法的单一。但这些都不影响李榕作为小说家的更为可贵的素质,那就是,对人的理解和支持的尊重。这一切文学的出发点,也是文学家需要以一生的写作去磨练的事情。

# 五彩缤纷 玉味杂陈

□刘川鄂

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起点上前行的,每一个年轻的作者也是在自己既有的生活准备和创作准备上进步的。王小木近几年的进步明显。如果要划分出较清晰的阶段的话,从她先后出版的两部中篇小说集和新发的几篇散见在文学大刊上的作品,实现了从试笔阶段的习作到有特色之作到较成熟之作的三级跳。

多以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为主人公,注重两性生活的纠结,挖掘性爱故事的社会含量、鲜活的底层生活场景描绘、别致的细节、带有情感色彩的叙述文字,是她一以贯之的特色。5年前的中篇小说集《香精》,可以称为她的试笔习作。在这本集子中,时有作者拖着人物走,故事走的“硬笔”,情节跳跃性较大。有意追求结尾的新奇,却因前文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的铺垫不够而显得突兀。行文中也不乏搭配不当、比喻混杂、标点不规范之处。显露了初学者忙于模仿、贪食未化的青涩与匆忙。去年新出的中篇小说集《代海窗前的男人》,较之《香精》,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些缺憾。如写惩恶扬善、保护弱孤和良心发现、传承美德的《杀了那条狗》,写来自农村的小偷和打算做小姐的姑娘巧遇的故事《伙计,嚼槟榔吗》等,在故事性与心理铺垫的关系上较为得当,当属上乘之作。《代海窗前的男人》《逛天堂》等工地系列小说,同样是关注女性的生活与命运,尤其是底层妇女的生存状况,但更追求心理描写的深度。

新创作的几个中篇小说,题材上仍然专注于底层男女,技法上更加圆润。《下雪了》写的是大客车上的艳遇。在长久失爱的状态下女主人公的激情全死掉了,变成了一具僵尸。先后被动地遭遇两个男人伟哥和李岛,作者把她的心理感觉写得细腻温婉。《虫虫飞》中女主人公黄芝芝的丈夫杨宝是酒鬼兼赌棍,他没让这个家安生过一天。黄芝芝只好独自打拼,与老同学凌立生爱意却生活窘迫,土豪财凯把她当成生儿子的工具,她成了和站街女没有什么两样的“用一顿饭就能搞定的女人”。每一个人物性格都有结实的

生活基础,都符合生活的逻辑。

《五彩缤纷》可能是最能体现王小木创作特点的小说,也可能是她最好的作品。一个眼睛有残疾的被大伙称为“一只光”的少年,发现了同是底层打工者冉铁的老婆小菊偷人的丑事。一只光在向冉铁告发小菊的过程中与冉铁发生争执且失手打死了瘦小体弱的冉铁,他不知如何是好,匆忙向小菊坦白。小菊是冉铁他们家花钱买来的,小菊卖身积几个小钱冉铁是知情并默许的。小菊没有报复一只光杀夫之仇也没有有报警,而是想与他一起逃回山区老家。但又觉得冉铁父母没人照顾决定留下。

少年一只光从小菊身上感受到异性的魅力。轻度的身体接触让他很舒服,但他没说出声。他怕一出声,这些就会飞掉。小菊给了他深度接触的机会,但他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说做得更多!因为他储存了那些味道。这些描写,写出了性爱的朦胧细腻和人性意味。

但一只光再也没有亲近小菊的机会了。“情敌”陈麻木揍瞎了他另一只眼睛。“一阵剧痛过来,金色的光芒闪过。现在,这种光芒又出现了,金光闪烁过后,他就什么也不记得了。不知过了多久,直到有人抬起了他,他才断断续续地有了记忆。他记忆中有许许多多的灯光,白色的、红色的、黑色的、蓝色的、紫色的,还有那介于紫色蓝色中间的颜色,像娃娃的脸。他飘浮在灯海里,眼睛里痒痒的,麻麻的,辣辣的,各种颜色的东西从里面流了出来。”题为《五彩缤纷》,实为底层人辛酸辛劳生活的五味杂陈,是一只光生命的最后的光亮,有一种沉重的打压之力。王小木描写男性性格心理的能力在这部作品中有了充分体现。

底层有辛苦、有烦忧、有委屈、有无奈,但也有温暖、有良善、有人性之光的闪烁。它们交织在一起。不回避缺点,不夸大美好,不刻意把女性的悲剧归结到男人的身上。王小木写出了复杂的底层、有心理深度的底层。

# 走向世事洞明的“80后”

□樊 星

说到“80后”作家的风格,人们常常想到的是“叛逆”、“私人化写作”或者“穿越”、“玄幻”这些词,其实不尽然。“80后”已经长大。他们中也在产生出超越“叛逆”、“私人化写作”或者“穿越”、“玄幻”模式的作家作品。例如湖北的宋小词。她的长篇小说《声声慢》就是一部散发着浓厚乡村气息的故乡“秘史”。

当代写家族史的名篇有不少——张炜的《古船》、铁凝的《玫瑰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都是。然而,宋小词仍然写出了自己的特色。她没有像前辈作家那样,在家族史中去反思历史的玄机,或是讴歌灵魂,而是通过孙女对奶奶(雷明翠)的一生五味俱全的回忆,成功塑造了一个颇有个性的乡村女性形象——因为出身富家而知书达理,却也心高气傲、大大咧咧,生出许多是非;身为女人却重男轻女,苛待媳妇与孙女,到老了才吐露心中的隐忧;一生争强好胜,却在丈夫死后顽强支撑,一直守寡,为了谋生甚至不惜乞讨、偷窃;处心积虑安排儿女的婚姻与前途,却仍然难免命运不济而痛苦自责不已……围绕着这位在风风雨雨中摸爬滚打求生存的村妇,作家还生动描绘了她的娘家人、婆家人的各种人生浮沉:富家人的婚庆排场与后来的悲催结局;亲兄弟在战乱中分道扬镳;堂兄弟为了争一个公办教师的名额反目成仇;母女之间的撒泼斗狠;具有表演天赋的少女以自杀抗议命运的不公;很有挣钱本事的能人到了穷途末路也自杀了……一切都娓娓道来,带着乡村的朴野气息,带着楚人的热情能耐,跃然纸上。

连同那些原汁原味的村语乡音、农家土菜、礼仪禁忌,都信手拈来,涉笔成趣,使字里行间氤氲出浓郁、淳厚的乡土情。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作家对故乡文化、人情世故的熟悉。写这样的小说,不仅需要挥洒墨笔的才气,更需要对乡间世事的处处留意。而当作家能够将乡村的朴野气息、人情世故写到浑然天成,扣人心弦的境界时,她也就超越了“自我”,走向了广袤深邃、五味俱全的人生。《声声慢》以对于乡村生活原汁原味的呈现写出了“80后”的乡愁,可以说是“80后”文学的厚重收获。

再看她的中篇小说《血盆经》,写乡村的破败也别具心裁:何旺子愚钝,几度学手艺无成,只好学道士以糊口;翠儿智障,只能做浑浑噩噩的生育工具,或者长辈的性奴,直至死于非命。这些乡村孤儿的可悲命运令人叹息,而他们的亲戚长辈或将他们看作累赘,或看作泄欲的工具,也道出了贫穷乡村人情之薄,令人心寒。不过,另一方面,何旺子学道士却顺利入门,甚至因此得以自立,又隐隐约约写出了绝境中的一线希望。而小说中道士师傅那句“生,生不息,死,死不绝,生不为之喜,死不为之悲,就是道”的肺腑之言,则凝聚了乡下人对古往今来人生之道的大彻大悟,令人想起《老子》中的感悟:“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还有《庄子》中的感悟:“齐生死”,“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如此说来,小说又写出了普通人参悟生死的豁达情怀。而作家对道士做法事、唱过程浓墨重彩的描绘,也非常真切地烘托出了底层化悲哀为热闹的质朴情绪,并使小说充满了民间宗教的传奇氛围。

《声声慢》《血盆经》的故事都发生在湖北松滋的腰店子村。作家就这样为自己的故乡写下了五味俱全的“秘史”。我希望这两部作品是一个文学系列的开始,就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那样,写多了,就是一方水土的丰富风景、一方人生的多种活法。

除了这两部作品,宋小词还写过都市生活题材的作品。例如她的长篇小说《所有梦想都开花》对充满青春气息的学校生活的描绘、中篇小说《开屏》对一位办公室女性在家庭、外遇重重压力下的纠结情绪的刻画,也都写得风生水起,好读、耐读。天长日久,宋小词已经在持续的写作中显示出描摹形形色色人生的才华。她在故乡、都市题材之间的游刃有余,在写人生五味方面的曲尽其妙,已经使她在“80后”作家群中摆脱了所谓“同质化”写作的困境,脱颖而出。

## 湖北青年作家作品评论